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聶濟冬

因樹屋書影

(清)周亮工 著 張朝富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聶濟冬

因樹屋書影

(清)周亮工 著 張朝富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因樹屋書影 / (清) 周亮工著 ; 張朝富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8. 12

(子海精華編 / 王承略, 聶濟冬主編)

ISBN 978-7-5506-2911-0

I. ①因… II. ①周… ②張… III. ①讀書筆記—中國—清代 IV. ①G7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039261號

- | | |
|-------|---|
| 書名 | 因樹屋書影 |
| 著者 | (清)周亮工 著 張朝富 點校 |
| 責任編輯 | 汪允普 |
| 裝幀設計 | 徐 慧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s.com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 郵編:211523 |
| 開本 | 890×1240毫米 1/32 |
| 印張 | 9 |
| 字數 | 188千字 |
| 版次 |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911-0 |
| 定價 | 55.00圓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25-57572508)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

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成果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

《子海精華編》

工作委員會

主任：郭新立 樊麗明 關志鷗
副主任：王琪瓏 邢占軍 梁勇 周斌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飛 王偉 王君松 王學典 方輝 杜福
杜澤遜 李平生 吳臻 姜小青 桑曉旻 倪培翔
孫鳳收 趙興勝 劉丕平 劉洪渭 劉森林

編纂委員會

學術顧問：安平秋 周勛初
總編纂：鄭傑文(首席專家) 王培源
副總編纂：王承略 劉心明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于年湖 王寧 王興芬 任增強 辛智慧 林日波
武潤婷 黃懷信 張朝富 項永琴 黑琨 楊錦先
趙偉 潘超 鞏寶平 劉淑麗 魏代富

審稿專家(按姓氏筆畫排列)：

丁建軍 王洲明 吳慶峰 林開甲 周立昇 晁岳佩
唐子恒 徐有富 孫劍藝 張崇琛 鄭慶篤

執行主編：王承略 聶濟冬

執行編纂(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娜 王成厚 尹思琦 曲娟娟 李 兵 李 博
宋恩來 尚 穎 柳春燕 柳湘瑜 陳肖杉 陳福盛
畢研哲 徐慧月 徐旖旎 張 偉 張雨霏 歐劍文
劉 博 劉 圓 劉迎秋 錢永棒 蘇運蕾

編 務: 張 櫻 劉 端 孫紅苑 宋曉晨 高佳蕾 李 兵

本書審稿專家: 徐有富

《子海精華編》出版說明

“子海”，即“子書淵海”的簡稱。“《子海》整理與研究”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該課題分《珍本編》、《精華編》、《研究編》、《翻譯編》四個版塊，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研究和譯介，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

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子海》整理與研究”，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 30 年之力陸續做成的《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的基礎上，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課題立項後，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財政部、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學界同仁踴躍參與。《精華編》的整理研究團隊近 200 人，來自海內外 48 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組織管理上，《精華編》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新機制，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

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中國古代子部典籍，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其中，無論是宏篇大論，還是叢殘小語，都激蕩

著歷史的聲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構成中國古代思想、藝術、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精華編》通過對子部最優秀的典籍的整理，一方面擷英取粹，為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另一方面以古鑒今，為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並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

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參照官私目錄的分類與著錄，《精華編》選取先秦諸子、儒學、兵家、法家、農家、醫家、曆算、術數、藝術、雜家、小說家、譜錄、釋道、類書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編為目錄，作為整理的依據，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為統一體例，便於工作，《精華編》編有詳細的《整理細則》，並有簡明的《整理要則》，供整理者遵循使用。

《精華編》整理原則是，對每種子書的整理，突出學術性、資料性和創新性，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推出更具參考價值、更方便閱讀的整理文本。所採用的整理方式，大體有三種：一、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採用標點、校勘的方式整理；二、前人曾經標點、校勘者，或採用抽換更好或別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或採用集校、集注的方式整理，或採用校箋、疏證的方式整理，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三、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則採用集注、彙評、補正等方式整理。

《精華編》採用五次校審、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即：一、初校全稿。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博研究生，修改文稿錯別字，規範異體字，調整格式，發現並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二、初審文稿。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並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三、匿名評

審。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全面進行學術把關，消滅硬傷，寫出審稿意見。四、修改文稿。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給整理者。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做出新文稿。五、終審文稿。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後，總編纂作最後的學術質量把關。五步程序完成後，將文稿交付出版社。

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爲了保證學術質量，提高整理水平，減少錯訛硬傷。但校書如掃塵埃落葉，隨掃隨有，《精華編》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仍難免有錯，懇請方家不吝指教。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

整理說明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又字減齋，明末清初人，先世久居撫州之櫟下，故號“櫟園”，士人尊稱“櫟下先生”。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明萬曆四十年生於金陵，清康熙十一年卒。

周亮工少穎悟，頗得艾千子賞識，以爲“此道復振，賴有斯人，異日功不在昌黎下也”(周在浚《行述》)。然每以北籍沮於南試，二十八歲方中鄉試。明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及第，以山東濰縣令釋褐，授浙江道御史。明亡投繯，被救。清始立，改兩淮鹽法道，調海防兵備道，升福建按察使，遷本省左右布政使，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擢戶部總督錢法右侍郎，出爲山東青州道，遷江南督糧道(《年譜》)。時兵火未息，周亮工以一書生披堅執銳，既有單騎赴賊之壯舉，又有運籌帷幄之韜略。晝則身先士卒，夜則賦詩唱和，豪氣風雅天下聞名。又能於商家元氣盡失之時，興鹽業、治漕餉。山東、維揚、福建之民郊迎路送，爲其建立生祠，刻石記功。至被誣繫獄，闔城百姓痛哭請馳，不忍聽聞。獄中每以詩歌自娛，與吳君雪夜擁被，敗絮之中聯句而成《北雪集》，長安爭誦。與獄友書札嘗云“今日尚不得旨，又活一日”，即屬人作“又活一日”印(周在浚《行述》)。其爲人居暇好獎掖後進，見海內能

文之士輒立爲延譽，且樂善好施，見故友難中輒傾囊相助。

周亮工愛詩能文，錢謙益評其詩云：“情深而文明，言近而指遠，包函雅故，蕩滌塵俗。”（錢謙益《賴古堂詩集序》）平生所著甚富，自爲刪定，康熙六年（1667）付梓金陵。康熙十年（1671），盡焚所著書，“一夕感慨曰：‘一生爲虛名誤，老期聞道，何尚留此耶？’命盡火之”（周在浚《行述》）。周亮工去世之時，所存者唯有《賴古堂文選》二十卷、《賴古堂焚餘詩文集》二十四卷、《因樹屋書影》十卷、《字觸》六卷、《閩小記》四卷、《同書》八卷、《鹽書》八卷、《蓮書》四卷、《尺牘新鈔》十二卷、《尺牘藏弄集》十六卷、《尺牘結鄰》十六卷、《刪定虞山先生詩人傳》四卷、《讀畫錄》、《畫人傳》四卷、《印人傳》四卷、《入閩記》一卷、《耦雋》四卷。《四庫全書》收入《賴古堂詩集》、《同書》、《閩小記》、《讀畫錄》、《書影》五種，乾隆五十三年（1788）因其《讀畫錄》“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之句“語涉違礙”，所收諸書均遭禁燬（陳垣《陳援庵先生致余季豫先生函》）。今存《賴古堂集》、《書影》、《讀畫錄》、《印人傳》、《閩小記》、《通燼》、《全灘紀略》、《字觸》、《尺度新鈔》、《藏弄集》、《結鄰集》、《賴古堂文選》、《賴古堂藏書》、《集名家山水》、《賴古堂印譜》。

《書影》十卷，順治十六年（1659）作於刑部大獄之中，乃周亮工“官戶部侍郎，緣事逮繫時，追憶生平見聞而作。因圜扉之中無可檢閱，故取‘老人讀書祇存影子’之語，以《書影》爲名”（《四庫撤燬書提要》）。周亮工在請室中自名其室曰“因樹屋”，著書賦詩，沉靜自若，故其《書影》又名《因樹屋書影》。此書爲作者讀書札記，取材上自經史，下逮聞見，博觀約取，辨誣正訛，其中臺閣掌故、才女士子、博物字畫、詩文詞

曲、刻印校讎、草木花卉、怪力亂神……信手所書，無所不包。四庫館臣評為“記述典贍，議論平允。遺聞舊事，頗足為文獻之徵”。周亮工游歷天下，故交新知皆無俗語，所記時人語錄足以補益史傳，有知人論世之助，論詩衡文能獨出機杼，迥不猶人。他以唐宋八大家為尊，力詆“舍體氣而專字句”之文風，又好論詩、喜繪事、精印章、善書法、專藏墨，故書中騷人墨客涉獵彌廣，淵雅淹通。時逢易代之變，書中既有忠臣、烈女之屬，又多德政、愛民之官。周亮工有刻書之癖，隨筆拈來，前人及時人別集版本、校讎一一了然。又精六書之學，語言文字之奇、誤處皆能辯析精微。書中逸聞趣事，足以資閑談、廣見聞。是書成於獄中，學者敬之嘆之，謂先生天定道全，至有坡公繫獄鼻息雷鳴之譽。

《書影》一書，學術價值較高，茲舉數例，以見一斑。

此書記錄了作者及時人對清初詩文的評價。《書影》作於順治年間，所記詩文諸條或可提供觀察清初詩文的一個視角。清初時文仍然蹈襲明代“文必秦漢”的主張，“弘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後生相習為腐剿，至今未已”。（卷一）士人學秦漢古文，只是剽掠字句，並不能得其真髓。“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真古文”，“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範之，以為樂府如是，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學秦漢者所見甚狹而心驕氣傲，作者及友人試圖以唐宋大家之文力挽狂瀾，由帖括字句而專注體氣。而韓愈、歐陽修之文正是學習古文之津梁：“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理、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韓奚由！”（卷六）

《書影》所記時人詩句警絕者，多為五、七言律詩。這些詩句正如作者所言，“皆有中、晚風調，不類宋格”、“翩翩唐響也”。周亮工獄中所誦之句以豐神情韻見長，而疏於筋骨思理。作者讀詩偏好唐音，而旁落宋調。刊刻詩話亦推崇嚴羽，“櫟園近在樵川痛詩道榛蕪，刻嚴羽《詩話》以風示海內”（錢謙益《賴古堂詩集序》）。在唐詩中又偏愛“皆楚楚有致”、“皆有清絕之趣”、“皆寫景清絕”者（卷十），所選諸聯摹景寫情，多以“清絕”為尚。時人盛傳者皆略去不錄，專為傳誦不廣者書之，靈光片羽，千古留香。

清代杜詩學的重心及成就也可從《書影》中略窺一二。此時錢謙益為文壇宗主，學者解說杜詩以錢注為圭臬，時常引用。字詞的涵詠、詩史互證的運用、對杜甫詩歌本意的探求，都在前人注杜的基礎上有一定新見，均可備一說。而時人對杜詩的理解，也與作者本人的詩學觀念密切相關。如，周亮工論杜詩“晴天養片云”之“養”字時，云“似新而實穩”，“如以尖新之見取之，此一字卻不知增詩家幾丈魔矣”，正與其論詩反對一味鑽營字句相類似。

前人對《書影》多有佳評。此書中多記奇聞異事，姜承烈序云：“今試取其書讀之，凡古今來未聞未見、可法可傳者，靡不博稽而幽討，陸離光怪，莫可端倪。然其大指在乎正人心，維名教，感人之性情，益人之神志，長人之學問，非徒張華《博物》、干寶《搜神》，但矜詭異為也。”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贊其“大抵記述典贍，議論平允。遺聞舊事，頗足為文獻之徵。在近代說部之中，固猶為瑕不掩瑜者矣”。又，張遂跋云：“今櫟園先生《因樹屋書影》出，采風論世，辨誣正訛，皆足羽翼經史，精確切用，淵雅可傳，洵百家之真珠船，一代之名

山業也。”錢鍾書作《管錐編》不時引用周亮工《書影》之言，或駁或贊，亦可一觀。

《書影》一書，命運多舛。初刻於康熙六年，後被作者付之一炬并燬其版。

其後餘書皆能重印，“獨《書影》板燬已六十年，家藏舊本盡為友朋索去，欲再覓一部，收藏者珍重，吝惜不與”。後經其子周在延多方求索，幸於雍正三年(1725)據康熙六年本重刻。乾隆五十三年《四庫全書》覆勘之時，此書又被撤燬。故傳本不廣，彌足嘆息。

此前所刊行點校本《書影》共有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中華書局(1958)、臺灣世界書局(19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皆以雍正三年本為底本，其時康熙六年本尚不易得。然雍正三年本實乃原刻本之修補本，抽改之處不少，絕非底本之佳選。2000年故宮博物院和海南出版社連袂出版《故宮珍本叢刊》，其中包括影印《書影》出版之故宮本，即乾隆年間四庫館中抽而未燬之本，其中魯魚亥矢之誤不勝枚舉，況其在雍正本基礎上還有進一步的改動。相對而言，江蘇鳳凰出版社2008年影印出版的朱天曙編校整理的《周亮工全集》(共十八冊)，其中第三至四冊收入十卷本《因樹屋書影》，底本選擇的正是康熙六年原刻本。

今以康熙六年(1667)原刻本之影印本為底本，即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年賴古堂刻本，簡稱“康熙本”。參校本有二：一為清雍正三年(1725)懷德堂據賴古堂原本排印本，簡稱“雍正本”。二為2005年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影印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乾隆鈔《四庫全書》撤出本，簡稱“乾

隆本”。

本次校點之所以抽換底本，以康熙本替代雍正本，實因康熙本乃《書影》之祖本，此書之原貌賴此庶幾得以重現。茲略舉數例：

雍正本、乾隆本有整條另改爲他文者，如卷一康熙本有“在金陵時，見馮錦衣所藏沈石田畫忠孝卷，葵數百本，萱亦數百本，皆縱橫淋漓，曲盡寫生之致。馮故黨馬、阮，亂時都人惡之，盡罄其藏卷，不知竟歸何所矣。然亦不識此僮藏此何爲”之語，雍正本、乾隆本另作雙行小字：“陳椒峰玉璫曰：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加詳審，概以爲黨人也而賢之，璫則不能無辨。嘗考黨人之內，如呂公著、韓維，初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撫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若此者皆得與乎黨人之數，是果皆得爲黨人乎哉！先生以尊崇之過，未加詳審，由此而觀，果賢耶否耶？此璫之所以不能已於辨也。若夫程頤、蘇軾、劉摯、梁燾諸君子，固傑然稱賢矣，然苟當日協恭和衷，共圖國事，則朝廷上下之間必有赫然大振者，奈何互相犄角，爲洛、爲蜀、爲朔，各以類分，致令蔡京得籍爲口實，究乃與章惇輩並列而爲黨，不尤大可惜哉！”

又有徑直刪去者，如卷七康熙本云：“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二色相映可愛。見《華陽國志》。余在泉州見此種甚多，但皆細如拇指，絕無巨者。”雍正本、乾隆本皆無此條。

又有改字者，如卷一康熙本云“吾黨憂之”，雍正本改

“黨”爲“産”。康熙本云“別來龍樹歲時深”，雍正本改“龍”爲“隴”。

凡此種種，每卷雖多寡不一，然少至數字，多至數百字，康熙本與雍正本、乾隆本差別較大。細尋其理，或因周亮工去世後其子重刻時爲躲避文禍而不得不刪改，實非作者原意。若後世讀者據以揣度作者之意，則有張冠李戴之嫌；若引此以證他，則有失準的，故不可不慎。

雍正本作為底本雖不合適，然與乾隆本一起作為校本，在與康熙本的對比中卻能清晰地顯示出清朝文字獄由康熙、雍正至乾隆朝的變化。以關涉錢謙益諸條爲例，周亮工《書影》作於順治朝，此時尚屢引“錢虞山”之言，或爲駁斥或以爲的論。康熙六年此書付梓，康熙十年作者竟親燬其板。其子雍正三年重刊此書，所涉“錢虞山”之語大多抽改。所改之字數與原刻相同者，則行款依舊。倘增補過甚，則以雙行小字填補或徑直刪去。至乾隆時，四庫館中抄錄之人不僅除去錢氏之言，與其有關的書名、詩名盡皆削去，有時甚至割裂原文，惟求一字不剩。如康熙本“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乾隆本作“余詳閱其所較杜詩”。因此本書在校點時，底本不誤、校本誤者本不必出校，然考慮到校本之文有益學界研究清朝有關文字獄諸什，故特此注出。本書爲避免文字繁複，乾隆本中手民之誤皆不出注。

目 錄

整理說明	1
書影序	杜 澍 1
序	徐 芳 3
書影序	姜承烈 5
序	高 阜 7
序	黃虞稷 9
序	周在延 11
第一卷	15
第二卷	49
第三卷	74
第四卷	97
第五卷	121
第六卷	144
第七卷	167
第八卷	191
第九卷	214
第十卷	236
跋《書影》後	266